

前漢書平話

44

115

考出

44.55
115

前
漢
書
平
話

——
續集：呂后斬韓信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2329385 06811

前
漢
書
平
話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捌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
字數：四五、〇〇〇字 印數：〇〇〇—一三〇、一〇〇冊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稱廿二分之一) 印張：二又十六分之十三
類別：文學—小說 書號：第八號 定價：二角六分

目錄

前漢書平話卷上.....一

五侯獻項王頭爭功.....漢王葬項王於穀城

漢王封三大將.....泗水諸將上疏

漢王遊雲夢擒韓信.....陳豨約衆將反漢

漢王分付呂后國事.....漢王辭呂后征陳豨

劉武刺漢王.....呂太后斬韓信

漢使持金詔陳豨下四將.....陳豨兵敗投北番

前漢書平話卷中.....三五

蒯通爲韓信伸冤.....漢王赦蒯通

韓信下六將爲主報仇射呂后.....高祖遣使宣彭越

殺彭越扈徹觸堦死.....漢王封變布

英布射漢王.....四皓輔太子

漢高祖升遐立惠帝

惠帝遊凌煙閣

呂太后宴十王

呂太后擒戚夫人

呂后酖死趙王如意

前漢書平話卷下……………五

呂太后臨朝

呂后散呂女與十王爲妻

呂后鳩死劉友

呂后封呂氏三王

劉澤交兵滅呂氏

呂太后宴漢羣臣

呂后祭漢王

呂后夢鷹犬索命

誅呂氏三千

漢文帝歸長安

漢文帝登位

漢文帝看細柳營

前漢書平話卷上

時大漢五年十一月八日，項王自刎而死，年三十一歲。贈項王詩曰：

刀劍垓心夜不停，楚歌散盡八千兵；

潰圍破敵三更出，失路都無百騎行；

單劍指呼猶斬將，萬人辟易尙何驚；

不言決死天亡楚，四海干戈卒未寧。

曹道沖讀史至此，作一絕句詩曰：

憑仗威雄勢已休，只因不用直臣籌；

可憐八尺英雄體，一旦分張付五侯。

史官學士司馬遷曰：「吾聞周生曰：『周士賢人言，舜目有重瞳，以爲羽亦是聖人也。』」羽布衣起於隴畝之中，遂將五諸侯兵滅秦。五諸侯者：趙、燕、齊、楚、韓也，按劍面分列。天下諸侯，皆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致終，自古以來未有也。項王經營天下，爭戰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烏江上，不覺悟也。」司馬遷言曰：「項王不知己，不能用賢人，失天下。言天亡

項王，非戰罪，豈不謬哉！」

西漢君臣論言：司馬遷論項王失人甚也，不審項王爲人，則司馬遷以爲過矣。

夫項王有八德：起於隴畝，威服天下者，英雄之致，一也；斬宋義而存報國，斷之明，二也；大小七十餘陣，未常敗，勇略之深，三也；與仇敵，而不敵人之父者，仁之大矣，四也；割鴻溝而不質漢之妻子，言之厚，五也；勢力屈，言天亡我，是知其命者，六也；至烏江而不肯渡者，羞見父老，有恥之，不愛其生，七也；引劍自殺者，知死有分定，八也。細察項王之事，有終有始，功以多矣，過以寡矣。項王言：『天亡我！』非爲謬也。

時項王既死，王翳等五人見漢王，將項王頭各爭功，言已誅項王。漢王親視項王首，哭曰：『誰殺吾弟？』漢王見五侯功已不定，故如此哭之。王翳等曰：『非臣等所殺，項王自刎而死。』漢王封五侯：呂馬童中水侯，王翳射行侯，楊喜赤泉侯，楊武吳防侯，呂勝混陽侯。漢王既封五侯，漢王傳令於衆軍曰：『若得項王家屬，無得驅虜殺害，與吾家屬無異矣。』

天下已定，大小軍兵將士還於洛陽，封其功賞：大者列土而王，有功者爲列侯，次者量材任用。乃下令軍中，准備行裝，來日而起班師。諸軍欲准備行裝，有人止之曰：『不可還矣，今天下未定，不伏漢者多矣。』王視之，乃子房也。問曰：『不服寡人者，誰也？』子房曰：

『今魯人堅守，城不可下，魯乃聖人之國也。昔周公封於魯，教以詩書禮樂，有名儒知古今，若與賢明之士，閉門拒守百日，所患非細。王率精兵伐魯破矣，然後還兵未晚。今魯未下，不可還兵。』漢王曰：『然。』大賞三軍。

次日，遂進至魯。將士拒城。城中諸儒士講習禮樂，絃歌之聲不絕，儒者樂聖人之道義，雖亂世，鼓琴而樂聲不絕。聞漢王兵至城下，皆相率而見於城樓上。子房令人於城下呼之曰：『今漢大兵至此，若不降，必屠其城！魯者仁義之國，豈不從於天下人變？若不降，禍必至矣。』魯將士曰：『若開門降漢，項王兵至，必滅矣。』魯人不知項王已死，更欲拒城，以待楚兵來援之。言未畢，漢王曰：『騎士呼城。』再叫曰：『今項王已殺訖！』怕不信，乃以項王頭轉城上去看者。魯將士卒認的是項王頭，方猶豫之際，漢人言曰：『今天下已定，何不早降？』魯王遂開門出迎漢王。

魯國既降，漢王召魯王葬項王於穀城。羽塚在穀城東一十五里。封項王爲魯國公。漢王爲羽發喪三日而去。

楚既滅，魯王百姓皆降，漢王令諸侯皆歸關中，入洛陽，商議封賞功臣。時韓信至定陶，信既滅楚將，漢王亦將兵至定陶。百姓擁道，士民夾路，旗槍映日，兵士相觀，盡看駕。早晨

過其縣，望見一營壁壘雄壯。漢王問左右曰：「何營也？」左右曰：「乃齊王韓信之營。」漢王停驂視之，久看信營。當日漢王心中疑慮，而密問子房曰：「項氏已滅，韓信尚執天下兵權，其信之略，威震四海，天下無敵，吾實畏之。」子房愕然驚恐謂曰：「方今天下初定，大王不宜有此疑心，恐有泄漏。信若有變，非羽之敵也。信之威畏，王自思之。」漢王問曰：「自古喪大業宗禪者，其所斬有由矣。三世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政失，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

詩云：

見有春秋傳，誰人竇竊王；

到頭難比福，隨分莫爭強；

看遍英雄傳，多因名利亡；

全身能遠害，唯有漢張良。

又詩：

拔山力盡戰無休，蓋世英雄不自由；

帝業不成非智淺，皇天亦輔漢炎劉。

韓元帥到定陶縣下營定，漢王宣元帥。元帥與衆官見帝。漢王言曰：「朕以齊國與太子劉長也，今封爾爲楚王。」元帥不喜。漢王曰：「楚有十年糧，十萬勇兵，何有不如齊國也？」信見漢王不悅，信方受楚王之印，謝恩畢。又宣彭越爲達成侯，宣英布封九江王。各受印謝恩訖。漢王傳旨：「其餘衆將，寡人還長安之日，有功者遷賞。」來日軍行，駕至泗水，諸將等上疏云：

楚王韓信頓首拜上：陛下聖文神武，治亂安危。臣等一生忠義，千古功名，以死戰於垓前，施智謀於陣上。戰必勝，功必取。方今天下平定，干戈已息，非士卒之功，皆陛下洪福。臣等謹上疏，請陛下立尊號，放大赦，以慰天下民心。有功者宜加獎賚，錄用子孫。信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疏。

高祖聽奏，大喜曰：「寡人到長安再共文武商議。」衆官各歸營。

有日，駕到咸陽，高祖歸宮，衆將各歸宅。第三日，漢王升殿，聚大臣，放赦遍行天下。子房、蕭何等衆官上賀：「自垓下滅楚之後，有功者封官，無功者受賞。天下亦定。」漢王曰：「未定。」子房奏曰：「臣不達上意。」王曰：「雖然楚滅，朕恨二人不得，吾乃不安。」子房曰：「何人？」帝曰：「楚臣司馬鍾離昧、季布二人未獲，朕仇不解。」子房奏曰：「懼者乃項

王也。今楚滅，何愁二匹夫乎？我王降詔，遍行天下，若藏鍾離昧、季布者，滅九族，若獲到官，千金賞，萬戶侯。』子房奏畢，高祖卽行聖旨詔行天下，拘刷鍾離昧、季布二人。不因行此聖旨，致使君臣失義，信有十大功勞，變作斬鬼！

今有富民朱長者，閑坐自思：漢王行詔刷鍾離昧、季布二人，若有隱藏之家，九族遭誅。

今家中有一人，隨喚問之：『爾莫非鍾離昧、季布乎？』其人言曰：『然。』長者心亂。布曰：『佐楚之將，與漢冤仇。今日楚滅，無處安身，自貨其身於宅中。今聞漢王詔書，千金賞，萬戶侯，布乃謝主公恩養一載，縛布到官，願主公請功受賞。』長者曰：『既足下國之將，吾爭忍受此之名利？你且只隱吾宅中，今長安我探虛實。』

長者謁夏侯嬰，到長安，共嬰相見。嬰曰：『恩兄何來？』朱公曰：『吾有少事告尊兄。』嬰曰：『何事？』朱公曰：『今季布見在我宅中，如何救之？』嬰半餉不語，多時，告：『兄可休憂慮。』茶飯酒畢。

至來日，百官朝帝。夏侯嬰出班奏曰：『王可尋思？』帝曰：『但奏，寡人隨之。』『臣問帝詔遍行天下，拘刷鍾離昧、季布二人，至今不得，切恐刷得緊急，別生事端，如之奈何？莫若陛下放赦二人，決得其人。』帝曰：『善。』卽日遍行大赦，書云：

楚之臣鍾離昧、季布二人，赦到投首到官者無罪，官職依舊封之。如一月出者，依封，月外出者，復罪如先，依詔治罪。

嬰出朝到宅，見長者。朱公問：『奏帝如何？』嬰言：『帝與之專赦二人。』朱公既得言，回說與季布，乃謝長者。長者修書與季布見夏侯嬰。

次日，見漢王，奏曰：『有季布投赦來謝恩。』漢王大喜，即宣季布至。王曰：『卿既爲亡國之臣，合當萬死，是各佐其主。今放大赦，免卿等二人。卿在楚封右司馬，今依楚封，爲漢司馬。』季布頓首再拜：『臣乃亡國之臣，禮當萬死，今謝陛下聖恩。却依楚封官職，無可報王之恩。』

有一日，駕坐有怒色。子房奏曰：『天下太平，萬民安業，陛下何怒？臣不達上意。』帝曰：『朕昨放赦，免楚二將之罪，季布來朝，鍾離昧爲何不至？』季布聽言，出班奏曰：『今有楚王韓信，懷大王奪印之冤，齊王改楚王之恨，詔赦楚將，二次刷季布出來。有鍾離昧不出，被韓信藏之，請大王聖鑒不錯。』謊高皇魂不着體，嘆曰：『官高職貴，上有謀心，忘其乞食漂母，爲胯下之人！』帝拂袖而歸宮，文武皆退。

使傳旨宣子房，蕭何入內見帝。帝具說韓信藏鍾離昧之事：『要設一計捉韓信，二相勿

推。」子房、蕭何二人皆頓首請罪，奏曰：「陛下新立韓信爲楚王，方今天下大事既定，豈有別意？今陛下見此小可之人，便欲擒之，逼之太急，此人必反，若反，漢之天下未能保也。請陛下慢圖之。」帝不從，二人且退。

陳平於相府院才坐，忽有使命至，奉帝詔陳平。陳平卽隨使入內。帝問平曰：「勝夫私藏鍾離昧，有欺朕之意。朕今欲擒之。」平曰：「信有萬變之術，鬼神不測之機，量平機見，怎謾信。」再問平，平無言可答。帝令近人監伴三日不放出內。帝亦不朝。至四日，漢王宣陳平問：「卿爾不言一計，當殿先斬爾身，後滅九族。」陳平再奏曰：「釣鯨須憑香餌，打虎只要遊子，不得二，驚虎不能近也。今料信計難矣。陛下親行，信可得也。」帝曰：「計將安出？」陳平曰：「陛下先教頒詔，遍行天下言巡遊，信可得也。」帝曰：「卿言甚當。」放平出內。

子房、蕭何議帝四日不朝，陳平三日不放出內，有甚事？正念間，人報曰：「陳平至。」二人迎平而問曰：「公與帝三日議何事？」平曰：「漢王巡遊。」子房嘆曰：「楚韓信休也！」隨駕巡遊去軍吏官員人等，收拾行裝，鬧却咸陽。天下太平常有細作，離亂豈無奸人？今有大夫孫安在咸陽，密聽漢王行事，聞天子巡遊，誑殺孫安：「捉我王公去也！」

孫安急來報，楚韓信見孫安咸陽而來，問曰：「何事？」孫安曰：「天子巡遊。」韓信離

坐，仰告天曰：「四海晏然，萬民樂業，此乃帝之恩德，親臨撫恤，真難得也。」孫安奏曰：「大王錯矣。非撫萬民，專來擒大王。」信見此言，驚而問曰：「爲何？」孫安曰：「近有季布，帝赦其罪，爲大王私藏鍾離昧，無計取之，詐稱巡遊，來就大王。大王可熟思之。」韓信道：「無此事！我不曾負漢，漢不負我。」

左車言曰：「漢王三次負大王之功，王常言漢不負王，因爲私藏鍾離昧否？」信曰：「然。二次詔赦，隱不出，合得甚罪？」左車曰：「罔君欺上，果有振主之威。據此可出兵二十萬，駐於徐州之西。主爲坐寨而問不動，使漢更有機謀，不敢正視楚國。」韓信曰：「若依公語，使信疑漢，不盡忠孝之心。」周叔告楚王曰：「觀漢王謀心多日矣，左車高論長也。願王思之。」使信心亂不隨。

有一日，人報曰：「漢王提兵三十萬，今在徐州西下營。」說韓信心不知高下：果有此事，如何決矣！

一人出，乃鍾離昧，告楚王曰：「今時難悔，君疑王有振主之威。見今天下太平，焉用大王？大王休愁，今昧不怕死，願從大王獻與帝梟首，終不免大王之罪。雖漢王提兵駐徐州，不敢犯楚。王若依左車之言，今晚出兵二十萬，我王萬無一失。如別思之，國破家亡，彼時悔之。」

晚矣。』韓信曰：『吾豈不自知，漢王不負我，我豈能負漢乎？』左右將鍾離昧斬訖。韓信引百官，將鍾離首級獻與漢王，至帳下立。漢王問信：『爾藏鍾離昧，今你雖斬首，爾合得甚罪？』令左右監押韓信還成陽，便要斬首。子房知，急諫漢王曰：『韓信有蓋世功名，滅楚王。我王爲帝，掌握天下，享富貴，皆是韓信也。我王思之。』漢王沉吟半餉：『朕思卿累有欺吾之心，合當斬首，爲卿有立國之功，免卿死罪。去大楚之軍權，封卿爲淮陰侯，只於咸陽住坐，不令去下邳。』韓信點首慚惶，羞懶而歸。到彼安下處，甚是消疎，感心不能進食。每日獨言獨坐，並無一人相問，衣食不給。長嘆曰：『自罵懊恨。懊恨不聽蒯通、左車、孫安、周叔之言，果有今日！』

韓信自作一絕詩云：

收秦燕趙略三齊，破楚封王事得宜；

不用蒯通周叔計，遭擒削職悔時遲。

時有子房獨坐思想：高祖將韓信欲斬之，更奪了軍權，雖亦免罪，久後不免死於漢王之手。

話分兩頭。大漢九年夏六月，大番軍入界，見至代州北下寨。教急入長安報與閣門大使。

使奏曰：『今有番軍入界。』漢王不悅，問衆人：『誰可爲大將軍征敵番軍去？』陳平奏曰：『欲要番軍退，必用武騎將陳豨。』漢王准奏，宣陳豨受印於樞密院，交兵二十萬，將韓信應用兵器衣甲分付與陳豨。陳豨於朝內謝恩，出朝來，因從韓信宅門前過。陳豨思惟，就向楚王求一計。至宅門下馬，豨見信，禮畢，豨曰：『特來大王求一小計。』楚王嘆嗟不止。陳豨思上心來：吾若退訖番軍，有多少勳業？想楚王有十大滅楚功名，坐家致仕。信曰：『陳豨休說。』陳豨將楚王手相從出門，避信上馬。豨執鞭而問信曰：『豨就於鴈門興業，謀奪劉氏江山？』信曰：『爾能爲拚死乎？』豨問曰：『的實從焉。』卽領大軍二十萬星夜北行。

數日，早至代州城。逢番軍，戰於大野。番軍大敗，各各逃生。收兵罷戰。陳豨得勝，領兵入城，與衆官升廳，置酒飲宴。茶飯畢，陳豨執盞乃告衆官曰：『番軍大敗，皆賴衆官員也，非吾之功。今問衆將士，想漢王有始無終，損滅諸侯，思新忘舊。昔日楚王韓信蓋世之功，至今坐家致仕。久後咱都如此也！咱衆官員就此處買馬積草，共同謀奪劉氏江山。』衆將大悅，都稱其反。手下五十萬軍，屯於代州，閉門不出，自稱鴈門王。周圍阻路，不通往來，商旅告知太原魏王。魏王寫表，奏知高皇。

高皇將表看之不盡，說高祖龍顏失色；朕思之，陳豨造反，多因爲寡人與陳豨軍屯衣甲器

物，是他韓信執用的物件，以此上仇寡人之冤。韓信與陳豨臨出征，就他宅上同謀反之情。高皇卽宣陳平：『今有陳豨反，誰可敵之？』陳平曰：『英布、彭越二將可亦敵之，除此無人可敵。』

聖旨未曾宣二將，有人報韓信：『今高皇宣英布、彭越出征陳豨。』韓信先修書與英布、彭越：『不可還朝。』信與奸細人於梁王宅下書。梁王見其書上，韓信坐家致仕，袖手無言，嗟嘆不止。有人報曰：『高皇聖旨，今鴈門陳豨反了，宣梁王。』梁王不悅，茶飯畢，送使還朝。梁王言：『我還朝，吾與韓信一般！』

高皇宣英布。英布已知韓信書中啓覆，不受詔勅。高皇見二將不來。韓生疑心。韓信坐家，作念：高皇，爾乃徐州豐沛人也，畝隴生計，好酒及色，少爲亭長，因解罪囚到芒蕩山，得逃避罪，斷其白蛇，亦何豪強。與項羽兵分兩路，收秦二世江山。漢楚同議，先入關者，秋毫無犯，約法三章，再定新律五刑。還兵東歸，立諸侯弘振。項羽將勇，范增鋪謀，左遷諸侯之權，自立西楚霸王。漢王南過棧道，於褒州仗着蕭何三箭之功，舉信一人之德。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赫燕收趙，涉西河，虜魏豹，擒夏悅，斬章邯。趕田橫於海島，逼霸王到烏江。立帝之基。滅楚以來，四海安寧，民皆快樂，萬里聞風，一鼓而收之。信望衣錦食肉，誰指望奪印懷